



春意犹未尽 暑热尚未来

春末与夏初的交接，宛如一场诗意的过渡。此时，春的余韵仍在枝头缠绕，夏的气息已悄然风中弥漫。新荷初露，卷着叶尖试探温热的日光。蝉鸣尚未喧天，池塘边的蜻蜓低飞。此时的天地，像一幅晕染着过渡色的水墨画，春的余韵与夏的气息，正悄然交织出最温柔的时光。且让我们翻开这些散文篇章，在文字里邂逅春末夏初的美好。



桑葚，也叫桑椹，老家又叫桑树果果，那是童年难得吃到的美食。最近读到西晋傅玄《桑椹赋》，“繁实离离，含甘吐液，翠木三变，或玄或白，嘉味殊滋，食之无斁”。一种无法遏制的怀旧情绪立即氤氲在心头。

孟夏时节采桑葚

□ 蔡亚春

前几天，应朋友相邀去采桑葚。踏进桑园，我仿佛回到了从前。每棵桑树都从根部向四周伸出三米的臂膀，臂膀上长着繁密、碧绿、宽大的桑叶，在桑叶之间的枝条上，桑椹两三颗一簇，五六颗一团，桑果弯弯的，胖胖的，有的如婴儿拇指，有的如天上的半月。碧青没成熟的，个儿瘦小，摸上去硬硬的，暂且放一边；半红半紫的基本成熟，表皮上的小凸点还带点毛刺，摸上去有点弹性，主打一个酸爽，爱挑战味蕾的朋友手指稍一用力收入囊中。全身乌黑、周身小凸点已呈圆形的，最受欢迎。

这么多啊！我和朋友忍不住大呼小叫。两人轻掐一枚乌紫乌紫的，迫不及待嚼入口中，甜津津，凉丝丝，几乎没有残渣就咽入喉中。我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，三四粒下肚才回过味来。我们一边采一边感慨，一个说，以前的桑树果果没有这么多，没有这么甜的呀？一个说，小时候没啥吃的，小眼睛盯着树上的果子，果子还没熟呢，几十双小眼睛已经盯了好几天，喉咙里的唾沫，也咽了又咽。哪里等熟透了才吃！都是那种半青半紫就囫圇往肚皮里钻。一个说，是呀是呀，那时村里种桑树，都是采叶子喂蚕宝宝的，为了摘叶子方便，农民才把它修剪得矮矮的。一个说，小时候采桑葚是集体行动。男孩子爬上去，把桑枝压低，女孩子在下面拉住，踮起脚尖采。一个说，汁水很难洗的，手掌上、嘴唇上、牙齿里、舌头上的紫红汁液可以遮盖，可衣服上的渍污，尤其是白布衬衫上染成青紫，想赖账也赖不掉呀！一个说，就是呢，我也被骂过几次，可桑树果果实在太好吃了。

的确，吃桑葚还能吃出一个人的品德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有个叫蔡君仲的孝子，和老母亲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一股强盗闯到他家中搜刮粮食，发现家中只有两个小瓮，瓮里分别装着红桑葚和黑桑葚。盗贼奇怪地问原因。蔡君仲说，黑的甜，给母亲吃，红的酸，就留给自己吃。盗贼大为感动，非但没有抢去他们的口粮，还另外送了他们两升盐。《北史》也记载：“后周赵肃为齐州别驾，有能名，其东邻有桑椹落其实家，就遣人悉拾归其主，并诫诸子。”

更有甚者，桑葚还能改变一个人的品行。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说：“翩彼飞鸢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椹，怀我好音。”就是希望鸱鸢吃了桑椹之后歌声变得悦耳动听。桑葚还是神药呢。西汉时，有人向汉武帝进献的灵丹妙药中，就有桑葚的身影……

我们心满意足地走出桑园，朋友递给我几枚青碧桑葚，说，双掌互擦一会，再用水一冲，手上的紫汁就洗掉了。我如法炮制，效果显著。儿时偷桑葚时无法销毁“罪证”的心结，还得用它来解呀！



初蝉鸣处 夏意渐浓

□ 梅春

在阳光泼洒的枝头
初蝉亮起了嗓音
似一把把小提琴
奏响夏日序章的音

老旧的电线杆下
野花肆意笑迎南风
斑驳树影轻晃
那是夏的脚步，悄悄来临

池塘里荷叶初挺
撑起一片碧绿的梦
水波跳跃着光影
似繁星散落 闪烁不定

邻家少年骑过巷口
车铃脆响，惊飞檐下燕影
少女裙摆飘扬
发间丝带 缠绕着憧憬

初蝉鸣处 夏意渐浓
时光在这热烈里放纵
田野弥漫芬芳
待有心人 将故事传颂

“似锦如霞色，连春接夏开”。蔷薇花开在唐诗宋词里，也开在寻常百姓家。夏初，是蔷薇花的天下。蔷薇花已经爬满栅栏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，在不经意间盛开出浪漫的街边美景。

蔷薇花开

□ 张晓敏

是千枝万枝地垂挂，帷幕碧绿，红花簇簇地簪着，多姿多彩，悄然怒放，亦如静静地送来夏初的温热。

“玉女翠帷薰，香粉开妆面；不是占春迟，羞被群花见；纤手折柔枝，绛雪飞千片。”——宋代李廷忠是这样形容蔷薇花的品性。何尝不是呢？其他花都争艳去了，唯有蔷薇姗姗来迟。

有了蔷薇花，则不同，视线从蔷薇花边流淌，看它们或昂然打着骨朵，或花头展开，又有繁盛到经雨而低垂的花丛，深深浅浅的红，大大小小的花，如湿水的锦缎在身边，给初夏增添了无限风光。

最喜欢苏轼的《蔷薇洞》：“万架蔷薇一院香，嫩红深绿间浓妆。春风占断游人路，莫笑游人为底忙。”这哪里是写花，分明是写人生的况味。我们总在岁

枇杷黄后杨梅紫

□ 赵仕华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不经意间便能看到几株枇杷树挺立在路旁，金黄色的果实掩映在翠绿的叶片之间，仿佛是夏天的使者，宣告着季节的更替。

那些衣着鲜艳的小鸟，时常在树叶间穿梭，它们似乎是要找出最甜的那粒枇杷，然后呼朋引伴，立于枝头之上，共同分享这岁月的馈赠。有一只小鸟还冲我叫了几声，我感觉那声音不悲不喜，但尖锐异常，或许在它的眼里，我就是那个来和它抢食物的人。我常常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仰头凝望那满树的金黄，心中涌起一股对夏日的期待与喜悦，涌起一股对自然的好奇与不解。

我踮起脚尖，摘下一颗成熟的枇杷，轻轻剥皮，露出里面的果肉，它那鲜嫩多汁的质地，令人忍不住一口咬下。酸酸甜甜的滋味在口中爆发，那是夏日的味道，清新而又充满活力。这是自然成熟的枇杷，没有

化肥，没有农药，有的只是阳光和雨露、这片土地的滋养。每一口都是对生活最质朴的享受，让人在炎炎夏日中找到一丝丝凉意和舒适。也让人想起了儿时，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学，在路边摘枇杷，被一条恶狗守在树下不敢下来的往事。那时的枇杷，与现在的似乎还是一个味道，但人却早已不是当年的人了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枇杷的黄色渐渐淡去，杨梅开始登场。它们的紫色不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娇嫩欲滴，而是一种沉稳而深邃的美。杨梅挂在枝头，像一颗颗紫宝石，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它们是夏日的馈赠，也是大自然的珍宝。

采摘杨梅是一种乐趣，但品尝它们才是最终的幸福。将一颗杨梅放入口中，那种酸甜交织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。采一篮杨梅，做一桶酸梅汤，一家人围桌而坐，以汤为媒，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它们不仅满

足了味蕾的需求，更是心灵的抚慰。在炎热的夏日，杨梅带来的不仅是清凉，更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感激。

枇杷黄后杨梅紫，这是自然界的序曲，也是生活的诗篇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丰饶与多彩。每一种颜色，每一种滋味，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。我们在其中品味，体验，收获的不仅是果实，更是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爱恋。

岁月如梭，季节的轮回不息。枇杷黄时，我们知道夏天来了；杨梅紫时，我们感受夏天深了。在这变换无穷的季节里，无论是枇杷的鲜明黄色还是杨梅的深邃紫色，它们在生活的调色板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，既丰富了我们的视觉体验，又带来了无尽的愉悦和满足感，还提醒我们要努力珍惜每一个当下，努力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不平凡的美好。

五月里，萝卜花开了。这花并不名贵，亦无人特意栽种，只是农人种萝卜时，偶有几株漏收的，便由它抽茎开花，结籽落地，来年又生。然而这花却开得极是精神，白中透紫，紫里泛白，一簇簇地攒在菜畦边角，倒也有几分可观。

萝卜花信

□ 于源浩

我初见萝卜花，是在城南的菜园子里。那地方离城不远，却俨然是另一个世界。菜农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种些时令菜蔬，挑到城里去卖。他们的菜畦排列得极整齐，一畦韭菜，一畦小葱，一畦菠菜，界限分明。唯在畦边地角，常有几株萝卜花，无人理会，却也无人拔除，就那么自在地长着。

萝卜花的茎是笔直的，约莫二尺来高，青中带白，上面分出许多细枝。叶子已经老硬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摸上去有些刺手。花便开在这些细枝的顶端，四瓣，排成十字形。花色以白为主，花瓣根部却晕染着淡淡的紫，愈往尖端愈淡，终于化为纯白。花心吐出几根细蕊，黄得极淡，几近于白。整朵花算不得艳丽，却自有一种清雅之致。

花的气味也是极淡的。须得将鼻子凑近了，才能嗅到一丝清香，不甜不腻，倒像是刚切开的萝卜那股子生辣气，只是温和了许多。这气味引不来蜂蝶，偶尔有几只小飞虫在花间逡巡，也是匆匆来去，不作久留。花便这么寂寞地开着，无人赏玩，亦不自怜。

然而萝卜花终究是美的。尤其是在清晨，露水未晞时，那白紫相间的花瓣上缀着晶莹的水珠，阳光一照，便闪闪发亮。这时节，菜园里其他作物还未开花，唯有这萝卜

花率先绽放，倒像是给满园的绿色添了一抹亮色。午后，花瓣会微微合拢，颜色也显得暗淡些；到了傍晚，则又舒展开来，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精神。

我曾折了几枝带回寓所，插在清水瓶中。花在瓶中继续开了三四日，不萎不谢，只是颜色一日淡似一日，最终完全变为白色，那紫晕便如被水洗去了一般。花谢后，结出细长的角果，内里有籽数粒，小而圆，呈淡褐色。我将这些籽随手撒在阳台的花盆里，次年春，竟真的发出芽来。只是盆土瘠薄，长出的植株瘦小伶仃，开花也稀疏，远不如菜园里的精神。

五月将尽，萝卜花便渐渐凋零。花瓣先是边缘卷曲，继而整朵枯萎，却不立即脱落，而是挂在枝头，风干成淡褐色。这时节，菜园里的其他作物开始开花，热热闹闹地占据了主角位置。萝卜花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悄然退场，只待籽实成熟，落入土中，等待来年。

我想，萝卜花的一生，颇有些“无用之用”的意味。它观赏价值有限，但依然按时开放，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，也不因处境卑微而自弃。花开时认真开，花谢时从容谢，年复一年，生生不息。

这或许便是生命的本真状态，不为他人的眼光而活，只为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存在。

